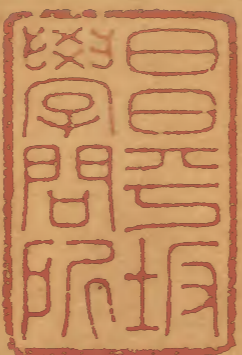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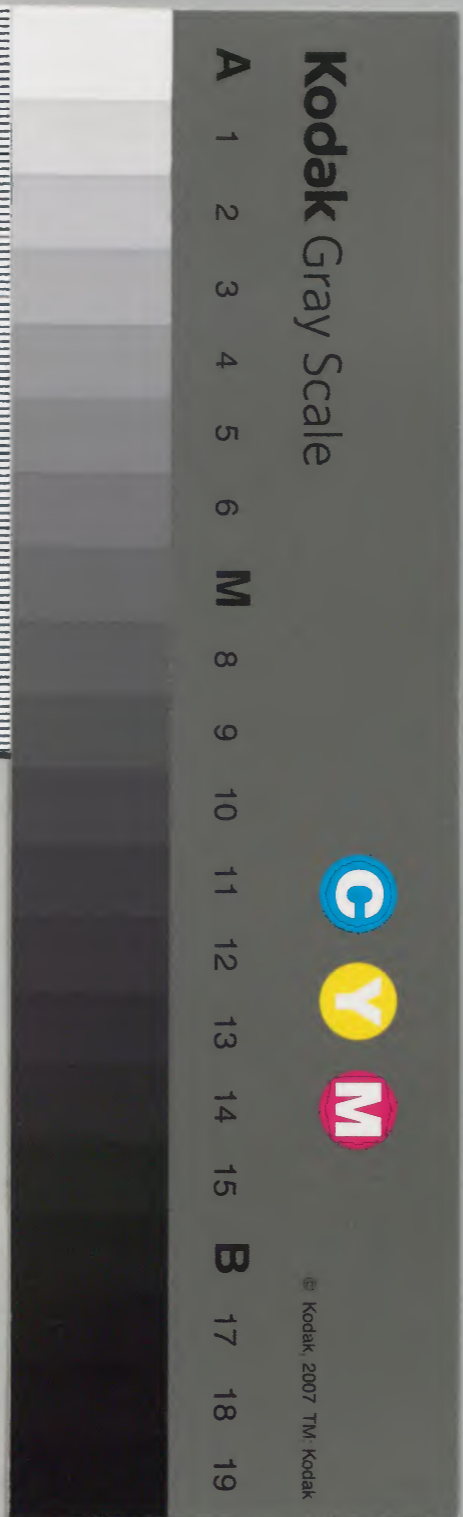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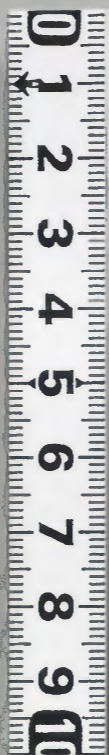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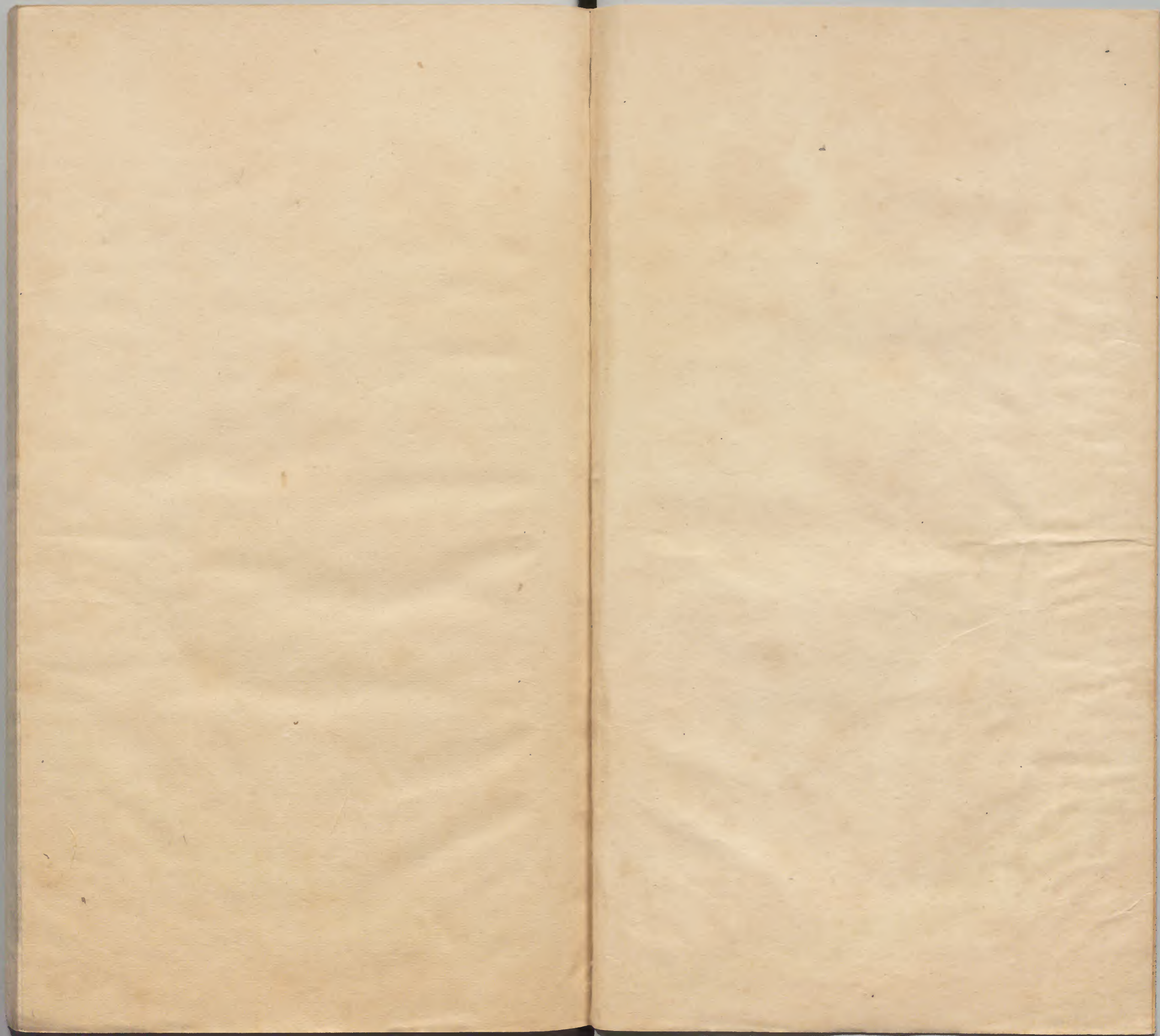
太平御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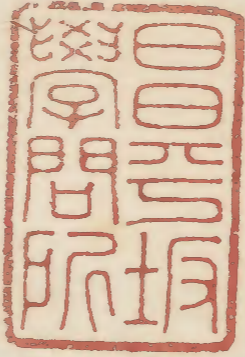
四十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42	
冊數	240 ( 40 )		
函號	別	14	1







太平御覽卷第八十八

皇王部十三

淺草文庫

漢孝文皇帝

孝景皇帝

孝武皇帝

春秋演孔圖曰載玉英

玉英文帝之首表象玉英而秀出光中

再光曰充也再中也漢舍孽曰在景

仁雉出日月用角  
為人仁之雉既

載玉英旦日角也  
謂用於天下

史記曰孝文皇帝諱恒

諱恒之字曰常益法  
高祖之中子也高祖

十一年立為代王都中都高后八年高后崩呂產等欲為亂以  
危劉氏大臣共誅之使迎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議曰  
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兵習多謀詐今誅諸呂新建血京師  
此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信願大王稱疾無往以觀其變中尉  
宋昌進曰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  
萬數然卒踐天子立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弟封王子弟  
地大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強二矣漢與其秦  
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也夫以呂后之嚴立  
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大尉以節入壯軍一呼士皆在祖

為劉氏叛諸呂族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高弟子獨  
淮南王與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  
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勿疑也代王卜之龜非得大橫占曰  
天橫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代王曰寡人固以為王矣又何  
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曰代王乃曰宋昌叅乘張武等  
六人乘傳詣長安至高至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安  
變昌至橋丞相以下皆迎宋昌還報代主馳至謂橋群臣拜謁  
大尉勃進曰願清聞言昌曰所言公言公之所言私王者不受  
私大尉乃跪上天子之玺符代王謝曰卽而議之遂馳入代卽

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皆伏固請代王向西讓者三南向讓者再遂即天子位即日夕入未央宮三年宵奴入比地居河南為冠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見故群臣皆賜之舉功行賞十三年齊大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少女緹縈自傷泣迺隨其父至長安上書願沒入為婢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秦子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夫刑至斷支休刻肌膚終身不愆何其楚痛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又刑又曰孝文皇帝從代來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無所增益有不便輒馳以利民嘗欲作露臺石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

吾奉先帝宮室帝恐差之何以臺為常衣綈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愴悵不得文繡以是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九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吳王詐病不朝就賜几杖群臣以表益等稱說雖切常假借用之群臣如張武等受賂遺金錢竟上乃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弗下吏專務以得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與於禮義後七年六月帝崩於未央宮遺詔無發民男女哭臨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織七日釋服史記大史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人善仁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也漢興至孝文四十有余載德至盛也

漢書曰張蒼免相文帝以皇后帝實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  
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乃以御史大夫申徒嘉為丞相

又曰武帝從容問東方朔曰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願近

還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

衣戈綉足履革舄以革帶劍翟為帝席兵木為

服度曰兵器如木而

無衣緼無文集上囊以為般惟以道德為麗以義為隄於是天

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

又曰賈損之曰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嫗武行文是有缺千

里馬者詔曰鳶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曰五十里朕乘千里之

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於道里費荀悅漢紀曰韓信為佐丞

相與曹叅翟嬰擊魏王豹、姬許負相之當生天子劉情

此言而反剝敗漢王納薄姬實生文帝

又曰以孝文之明大朝之治百察之賢而賈誼見排逐張釋

之十年不見省馮唐首白屈於郎豈不惜或夫以絳侯之忠功

存稷社而猶見疑不亦痛乎

帝王世記曰孝文即位二十三年、四十七葬霸陵因山為体

廟名頽城

桓子新論曰漢太宗文帝有仁智通明德承漢初定窮儉省約

以惠伏百姓救贍困之除肉刑減律法律薄葬埋損與服所  
謂達於養生迅終之實者也及始從伐徵時謀議狐疑能從宋  
昌之策應聲馳來即位而嫗武文施布大恩歆息兵革匈奴  
和親摠綱紀故遂褒增隆為太宗也而溺於俗儀斥逐材臣  
又不勝私恩使嬖妾慎夫人與皇后同席以亂尊卑之倫所通  
而蔽也

風俗通曰孝成皇帝問劉向世俗多傳道文皇帝少生於軍不  
知父所在日祭於伐城東門外高祖數夢見一兒祭已使之至  
伐求之果得文帝立為大王後徵到後期不得因為在中遂即

為位天子躬行至險集上畫囊以為前殿惟帝居明光宮聽政  
為皇太子治三年服天下乎米升一錢有此事不向對曰文帝  
而生為王者子常居宮闈內不奔捐軍中祭代東門外也高后  
八年九月己酉夕即位時已昏夜曰不再中也文帝雖節儉未  
史前殿至奢彫文及五彩益攘壁璫軒楹皆飾以黃金勢之不  
可以書囊為惟又帝卒听政宣室不在明光宮也簿太后孝景  
二年薨不特三年服也匈奴數犯塞侵擾邊境候騎至乾泉烽  
火通長安由是壯邊置屯守戰設備胡兵連不解轉輸騷擾費  
積虛耗因以年歲不登百姓飢乏穀糴至石五百一升一錢也

上曰臨朝總政施號令何如未及對上復謂向校尉宗室師傳  
耆舊冷聞親事先帝歷見三世得天勿有所隱向曰文帝嘗過  
輦即著呼而即中馮唐問以趙將廉頗李牧唐言今雖有此人  
不能用也推輦而去還歸禁中負責讓唐鄧通以佞幸吮癰見  
愛以賜蜀群銅山令得鑄錢通使家之富侔於王者邦君又為  
徵行數幸通家衣刻襲梅從侍中近臣常侍期門武騎獵軒臺  
下騎射狐兔上曰後世皆言文帝治天下幾致太平其德偕周  
成王此語何從容言上止輦聽之言事者多褒之後人見其遺文  
則以為然世之毀譽莫能得實審則者少隨聲者多然文帝之

節儉約身以變天下忍容言者含咽臣子之矩此過人難及  
也

典論曰文帝慈孝寬弘仁厚躬脩乃黜以儉師下奉生送終事  
從約省美聲塞於宇宙仁風暢於四海

又曰文帝思賢甚於飢渴用人速於順流

班固漢書述曰太宗穆允恭玄默化民以窮師下以德我德  
如風民應如草國富刑清登我漢道

### 孝景皇帝

史記曰孝景皇帝孝文之中子也文帝初在代前後有三男及



竇太后行前三子更死故景帝得立

漢書曰孝景皇帝

諱啓字曰開應劭曰禮  
諡法布義行剛曰京

文皇帝太子也母竇

太后七年六月文帝崩丁未太子即皇帝位

又曰孔子稱斬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弊網  
密文峻而姦軌不勝漢與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  
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十載之間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  
康漢言文景美矣

又曰孝景即帝位竇嬰為太子詹事帝弟梁孝王母竇太后愛  
之孝王朝因醺昆弟飲是時上床木丘太子酒酣上於是從容

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太后欣嬰引卮酒進於上曰天下者高祖  
天下也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何以得與梁王太后由此贈嬰

帝王也紀曰孝景帝即位十六帝年四十八葬陽陵廟名德陽

班固漢書述曰孝景在政諸侯放命

尚書放命祀族鯨之惡懷其  
旗類吳楚七國亦然也

克戈七國王室以定非怠非荒務在農桑者于甲冬民用康寧  
魏陳王曹真漢景帝贊曰景帝明德繼文之則肅清王室克臧  
七國省後薄賦百姓殷昌夙移祿易齊美成康

### 孝武皇帝

史記本紀曰孝武皇帝

漢書音義  
曰諱徹也

孝景帝中子也母曰王太后

孝景四年以皇子為膠東王七年栗太子廢為太子孝景

十六年崩太子即位為孝武皇帝紀曰後三年正月景帝崩

甲子太子即位元朔四年冬行幸其泉元狩元年冬十月行

幸雍祠五疇獲白麟乃作白麟之歌元鼎四年冬十月行

自夏陽東幸汾十一月甲子后土祠于汾陰睢之上蘇林曰睢

音雖如淳曰雅者何之東岸也元封元應邵曰始封太山改年也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何

五源出長城山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

旗徑千余里威震匈奴還祠皇帝于橋山乃歸其泉遂東巡

於河上夏四月上還登封太山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也刻石紀

助天高金泥王檢之封焉降明堂案郊祠志曰初天子封太山有東北吐古時有明堂也行自太山

復東巡於海上至竭石文穎曰在遼西繁縣今罷屬林榆此石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王疇春幸侯氏遂至東萊夏四月還祠

太山至瓠子服虔曰瓠子堤名立蘇林曰在魏南漢陽以北廣百步深五丈臨沫河命從臣將

軍以下皆負薪塞河隄作瓠子之歌四年冬十月幸雍祠

五疇通回中道應邵曰回中在安定高年有險阻肖闕在其北通

如淳曰三輔黃圖云回中宮在河也遂北巡肖闕如淳曰縣名也常昭曰南郡曰肖

奴傳句奴八朝郡肖闕在安定朝那縣也五年冬南巡狩至于盛宮如淳曰縣名也常昭曰南

郡望祠虞舜于九疑應邵曰舜葬倉梧九疑山今在零陵營道也祭灑天柱山

應召曰瀟音潛南嶽霍山瀟縣屬名  
瘧江文顯曰天柱山瀟縣南有祠  
目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

之舳舻千里太初元年  
應邵曰時頻年若早故、年為天漢以  
祈其雨晉約曰助云漢之詩永雨之意

初權酒酤三月行幸太山修封祠明堂還幸北地祠常山瘞玄

玉夏四月赦天下行所過毋出田租太始幸其泉宮饗外圍

客二月令天下大輔五月行幸東海獲赤鴈作朱鴈之歌幸

琅耶祀日成山  
孟康曰祀日也帝胎日  
成山在東萊界還幸建章宮後元二

年朝、諸侯山于其泉宮賜宗室立皇子弗陵為皇太子  
張晏曰昭

帝也後但名弗  
以多難諱丁卯帝崩于五柞宮  
案帝年十七即位五十四年  
壽七十一歲也張晏曰有五

柞之樹故因以明宮  
在整屋縣也葬于茂陵

漢書贊曰漢承百之弊高祖撥亂及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

稽古禮文之事猶闕焉孝武初立臯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

疇咨海內舉其民俊與之功興太學脩効祀改正朔定曆數協

章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為可述後嗣

得尊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才大畧不改文景之恭

儉以濟斯民雖詩云所稱祠有加焉

漢書曰宣帝紀曰本始三年尊孝武帝廟為世宗廟奏德聖之

舞武帝巡狩所幸郡國皆之立廟

荀說漢紀論曰孝武皇帝親矩万世之業固後世之基地內修

文學外耀武威以延天下之士先生王之風槩然可考者矣猶好  
其文未及其實發其始不克其終奢侈而無限窮兵極武百姓  
空竭萬民罷弊當此之時天下騷然海內無聊而差文之業  
哀焉

劉歆宗廟議曰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  
大將伏波樓舡之屬滅百越七郡北攘匈奴降昆耶之衆置五  
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兎樂浪以斷匈  
奴之佑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燉煌酒泉張掖  
以隔氐羗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將遠遁漢此西垂無事

近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而封丞相富民侯以安天下富  
貴百姓其摸規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  
正朔陽眡色立天下之祝建封禪殊官號存周俊定諸侯之制  
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蕃北蕃百蠻伏從萬世  
之基地中央之功未有高焉

漢武故事曰漢景帝皇后妊身夢其懷景帝又夢高祖謂已  
曰王美人生子可名為彘及生男曰因名之焉武帝生於倚蘭  
殿年四歲立而膠東王數歲長主抱着其膝上問曰兒欲得婦  
不膠東王曰欲得婦長主指左右長御百餘人皆云不用未指

其女問曰阿膠好不於是乃笑對曰好若阿驕作婦當作金屋貯之也長主大悅乃若娶上遂定婚焉膠東王為皇太子時年七歲上曰晁者徹也因改曰徹丞相周亞大宴見時太子在側亞夫失意有恚色太子視之不輟亞夫於是起帝曰爾何故視此人耶對曰此人可畏必能作賊帝笑此快々非少主之臣也廷尉上囚防年繼母陳殺父因殺陳依律年殺母大逆論而疑之詔問太子々々對曰夫繼母如母明其不及母也緣父之愛故之於母耳令繼母為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曰母恩絕矣宜與殺人者同不宜大逆論帝從之帝弃市刑罰者稱善作太子

年十四帝益以奇之從即位常晨往夜還與霍去病等餘人皆輕服為微行且以觀戲市里察民風俗嘗至蓮勺通道中行々者皆奔避路上恠之使左右問之云有恃戟作呵者數十人時微行率不過二十人馬七八尺更步更騎衣如凡庶不可別也亦了無騶御而百姓咸見之又嘗至柏台夜々亭宿亭長不內乃宿於逆旅送旅翁謂上曰女長大多力當動稼穡何忽帶劍衆夜行此不欲為盜則滂耳上嘿然不應因乞漿飲翁答曰吾止有濁無漿也有頃還內上使覘之見翁方與少年十餘人皆持乃矢刀劍令主人嫗出安過嫗出歸謂其翁曰吾觀此大夫

非常人也且亦有倫不可圖也天寒姬酌酒多與夫及諸少年  
皆醉姬自縛其夫諸少年皆走姬出謝客殺鷄作食平旦上去  
是日還宮乃召逆旅夫妻見之賜姬千金擢其夫為羽林郎自  
是懲戒希復傲行上少好學招求天下遺書上親自省校使莊  
助司馬相如等以類分別之好醉賦每所行幸及奇獸異物輒  
命相如等賦上之亦自作詩賦數百篇下筆即成初不留意相  
如造文遲彌時而後成上每嗔其工妙謂相如曰以吾之速易  
子之遲可乎相如曰於臣可則未知陛下何如耳大笑而下貴  
也然性嚴急不貸小過刑於法令殊為峻刻汲黯每諫曰陛下

愛才樂士求之無倦比得人勞苦神明未及其用輒已殺之士  
資無已之誅臣勿天下賢材將尽於陛下欲與誰為治乎黯  
音之甚怒上笑而喻之行幸欣言中流與群臣飲饌乃自作秋  
風辭願謂群臣曰漢有六七之厄法應再受命宗室子孫誰當  
應此者六七四十二代漢者當塗高也群臣進曰漢應天  
授命祚踰周殷子孫萬世不絕陛下安得此亡國之言過  
聽於臣妾手上曰吾罪言耳然自古以來不聞一姓遂長王天  
下者但使失之非吾父子可矣行幸五祚宮謁霍光曰朕去死  
矣可立戈子公善輔之三月丙寅上晝臥不覺顏色不異而身

冷無氣明日色漸暈閉目乃發表告喪承天殿朝輔上祭苦  
有食之者常所幸御葬畢悉居茂陵周上自媿好以下二百餘  
人上幸之如平生傍人不見也光聞之乃更出官人增為五百人  
因是遂紀始元二年吏告民盜用乘與御物者案其題乃茂陵  
中明器也民別買得光疑葬日監官不謹客至盜竊乃收將作  
以下擊長安獄考訊居歲餘鄴縣又有一人市貨玉杯吏疑其  
御物欲補之因忽不見縣送其器推周又茂陵中物也光自呼  
吏問之說市人刑兒如先帝光於是嘿然乃赦前繁者歲余上  
又見刑謂陵令薛平曰吾雖失世猶為汝君奈何令史卒上吾

陵上磨刀斲乎忽然不見因推問陵旁有方石以為礪吏卒常  
盜磨刀斲其泉宮恒自然有鍾鼓声候者時見從官魯薄似天  
子自從轉殺至宣帝世乃絕宣帝即位尊孝武廟奏樂之曰虛  
中有唱善者告祠之曰白鵠群飛集後庭、西河立廟神光滿  
殿中狀如月東萊立廟有鳥跡意欲曰龍夜見河東立廟告祠  
之曰卿肉置殿前又有一人騎馬、異於常馬持捉一札賜將  
作丞曰聞女續克成賜汝金一斤因忽不見札乃變為金稱之  
有一片廣川告祠之明日有鍾磬音房戶皆閉、夜有光香氣  
聞二三里帝宣親祠其泉有頃紫黃氣從西北來散於殿前

肅然有風空中有妓萊樂声群舞蔽天宣帝既親觀先怪  
乃疑先帝有神復招諸方士冀得仙焉

帝王世紀曰孝武皇帝庙名淵襲幽明錄曰漢武帝在甘泉宮  
有玉女降常與常園碁相娛女風姿端王帝家悅乃過之玉女  
因嚙帝面而去遂病瘡今年故漢書六避暑甘泉宮以其時也  
劉歆七略曰孝武皇帝勅丞相公孫弘廣開敵書之路百年  
之間積如丘山故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祕  
室之府

桓子新論曰漢武帝材算尚妙有崇先廣統之規故即位而  
發開大志考合古今獲前聖有代事建正朔度制招選後傑楊  
威怒武義四加所征者服起興六藝廣進儒術自開闢以來唯  
漢家最為盛圖故顯為世宗可謂悼爾絕世之主矣然上乃多  
過差既欲乍竟廣土又乃貪利爭物之無益者聞西夷大宛國  
有馬即大發軍兵攻取歷年士衆多死但得數十尺耳又歌兒  
衛子夫因幸愛衆乃陰求陳皇后過惡而廢退之即立子夫其  
男為太子后聽邪匡之譴衛后以憂死太子出走滅亡不知其  
處信其巫蠱多徵會邪侶求不急之方大起宮室內竭府庫外  
罷天下百姓之死亡不可勝數此可謂通而蔽者典論曰孝武



帝承累之遺業過中國之殷阜府庫餘錢帛倉廩畜腐粟因  
此有意平滅匈奴而得清邊境矣即位之初從王恢之書設馬  
邑之謀自元光以迄征和四五十載之間征匈奴四十餘舉踰  
廣漠絕梓嶺封狼居禪姑幕梁北河觀兵翰海刈單于之旗勒  
閼氏之首採符璽之窟掃五王之廷納休屠昆耶之符獲祭天  
金人之寶斬名王以千數馘首虜以萬計既窮追其散亡又摧  
破其積聚虜不暇於救死扶傷疲於繁重墮殞元封初躬執武  
節告以天子自將懼以西越之詩被時號為滅震匈奴矣

後漢班固武帝述曰世宗彗思弘祖業疇咨熙載髦後並作厥

作伊何有蚤是攘恢我疆宇外博四荒武功既抗亦迪斯文憲  
章六學統一聖真封禪交祀祭族百神協律故正饗茲永年

魏陳王曹直漢武帝贊曰世宗光文帝是攘威震百蠻恢拓土  
疆簡定律曆辨脩舊章封天禪土功超百王周度信漢武帝聚  
書贊曰歛善路廣歲書柱開秦儒出谷漢簡吹灰之泥即土玉  
匣封未坐觀風俗不出蘭陳東烟祭漢武帝陵文曰臣聞橋山  
雖掩昇平之灵可祠有魯遂荒大庭之跡不泯伏惟陛下隆德  
倚蘭纂灵豐在漢道既登神仙可望射之果於海蒲礼曰  
觀而称功德中流於汾河栢、梁而高宴何其甚樂豈不然歟

既而建屬上僊道窮宴駕甲帳珠簾一朝零樂茂陵玉椀遂出  
人開陵雲故基與原田而撫臨別鳳餘趾帶陵阜而茫霸  
旅纏臣豈不落泪昔者承明見壓助東歸駟馬可乘氏長鄉西  
返恭聞故實竊有愚衷黍稷非馨敢望繳福壽臺之薦空槍  
魏君癡丘之祠未光夏后瞻仰徽猷伏增悽懼

太平御覽卷第八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八十九

皇王部十四

漢孝昭皇帝

廢帝海昏侯

孝宗孝宣皇帝

孝元皇帝

孝成皇帝

孝哀皇帝

孝平皇帝

少帝孺子

王莽

孝昭皇帝

漢書帝紀曰孝昭皇帝

諱弗之字曰不

武帝少子曰也毋趙候好不以

有奇異得行

服處曰健好有奇手指不伸案外奇傳曰望氣者云此有奇女天子氣故稱其異也

及生帝有奇異

文穎曰十月乃生

遂立為太子年八

天子之上

歲武崩太子

即皇帝位始元二年春二月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

如淳曰如

之液者天地和液之氣所為也案時漢用上得服色尚黃鵠色皆曰而令更黃以為土德之瑞故紀之也言承陰陽津液以作之

公卿上壽賜諸侯王列侯宗室金錢各有差已亥上耕于鉤

看弄田

應邵曰時帝年九歲未能親耕帝籍鈞看宦者近署故往成耕為戲弄也案西京故事弄田在未史史官中也

元鳳元年左將軍上官傑子驃騎將軍安與大將軍霍光事

摧欲宮之詐使人為燕王旦上書宮光罪時帝年十四覺其詐

皆伏雖後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國家忠臣光帝所屬敢

有譖毀者坐之光由是得尽忠元年夏四月帝崩于未央

宮

案帝九歲而位十三年受二十二也

六月葬平陵

漢書讚曰昔周成王以孺子紀位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

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

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余孽師族之

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先知時務之要輕繇簿斂與民休息至  
始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  
議監而罷摧酷尊号曰昭不亦宜乎後漢班固昭帝述曰孝昭  
幼冲冢宰惟忠燕蓋壽張實獻實聰罪人私得邦家私同

魏文帝周成漢昭論曰或方周成王於漢昭帝僉高成而下昭  
餘以為周成王体上聖之休夙稟賢妣之胎誨周邵為保傅呂  
尚為太師口能言則行人稱辭足能履則相者尊儀目厭威  
之美耳飽仁義之声所謂沉漬玄流而沐浴清風者矣猶有咎  
悔聆二叔之謗使周公東遷皇天赫怒顯明厥咎猶改金滕稽

諸國使然後乃寤不亮周公之聖德而信金滕之教言豈不暗  
哉夫孝昭父非武王母非邑姜養惟蓋主相則榮光體不承聖  
化不胎育保無仁孝之質佐無隆平之治所謂生於深宮之中  
長於婦人之手然而德與性成行與休并年在二十七早知夙  
違發燕書之詐亮霍光之成豈有啓金滕信國史而後乃寤  
哉使夫成昭均平而立易世而化質臣而治換樂而歌則漢不  
獨少周不獨多

魏丁儀周漢昭論曰成王昭帝俱以襁褓之幼記於家宰流言  
統與此其險難相似者也夫以發金滕然後禹泣計曰力便竟

詐書明之遲速既有差矣且叔兄子相嫌之處異姓君臣非相信之地霍光羅人謗而不出周公賴天變而得之推此數者齊本而論獲未計重而况輕漢昭之優周成甚明也者成主秀而獲實其美在終昭帝苗而不秀在德在始必不得已而論二主余與天始者也

廢帝海昏侯

漢書曰昌邑哀王休天漢四年立十一年薨子賀嗣立十三年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元徵王賀典喪王乘傳詣大安邸夜漏未及一刻以火發書其日中賀發晡時至定陶行百三十

五里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郎中令龔遂諫王令還郎謁者

五十餘人賀道濟陽求長鳴鷄道買積竹杖

文穎註日合竹作杖也

過弘

農使大奴善以衣車載女子旦至廣明都東門遂曰礼奔喪望

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賀王益痛不能哭至城門遂復言

賀曰城門與郭門等耳旦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悵在是闕

郊馳道北

文穎曰

未至悵所有南北行道馬足未至數步大王

宜下車也嚮闕西南伏哭尽哀止王曰諾到如儀王受皇帝玺

綬襲尊号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亂大將軍光與群臣議白孝昭

皇帝后廢賀歸故國初賀在國時數有恠嘗見白大高三尺其

其頭似人而冠方出冠後復見熊左右皆莫見又大鳥飛集宮  
中王知惡之輒以問郎中令龔遂遂為言其故後又血汗王坐  
席王門遂叫然号曰空宮不玖妖祥數至血者陰憂象也且  
畏慎自省終不改節居無何就徵既即位後夢王青蠅之天積  
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屋叛危復發規之青蠅矢或曰惡蛇矢也問遂而  
不用其言至施廢大將軍光更尊孝武帝曾孫是為宣皇帝  
漢書曰昌邑王即位好弄昆閏虎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之中  
焉孝昭帝宮人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腰斬王受筆凡二十七  
日有罪千一百二十七條霍光乃即持其手解脫其望組奏上

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群臣隨送王西面拜曰過慙不任漢  
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邨光謝曰王行自絕  
於天臣等驚怯不能救身以報德能負王不負

止口倦乎叱咤手若於轡箠身勞乎里與朝則冒霜露晝則被

埃塵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炎冬則為風寒之所嫗簿

嫗靡也愚疾風而靡

也簿追也數以爽脫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

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氈之上明師居前勸送  
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學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  
忻馬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則心

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聲譽發而上聞則福祿其臻而社稷安矣

中宗孝宣皇帝

漢書帝記曰孝宣帝諱詢字次卿詢之字曰謀武帝曾孫疾太子孫也太子納史良娣生皇孫納王夫人生宣帝号曰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良娣皇孫王夫人皆遇害曾孫坐擊郡邸獄邸吉為廷尉監造巫蠱憐曾孫之下辜使女徒乳養私給衣食至後元二年望氣者言長安獄有天子氣上遣使皆赦之內暑令郭禳夜至郡邸獄吉拒開不得入曾孫賴吉得全因遭大赦吉乃載

曾孫送祖母史良娣家後有語掖庭養倪上所藉宗正時掖庭令張賀賞事疾太子哀曾孫奉養甚謹以私錢供給教書既壯為取暴石嗇夫許廣漢女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祖母家受詩於東海復仲翁復音馥高才好學然亦喜遊俠聞鷄走馬具知閭呂之奸耶吏治得夫周遍三輔常困於蓮芍鹵中尤樂劇杜間率常在杜杜陵之下也時會諸朝舍長安上冠早身足下有毛遍身及足下臥君數有光曜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售亦以此自恠元平元年昭宗崩無嗣霍光徵昌邑王賀淫亂廢七月光奏遣宗正得至尚冠里舍沐浴賜御府衣太僕以軫獵車奉

迎曾孫就齊宗正府封為陽武侯郡臣上璽即皇帝位其露三年  
年匈奴歸耶單于皆來朝贊謁稱藩臣而不名黃龍元年帝崩  
於未央宮在位二十五年

漢書曰帝王宣始立見高廟大將軍光叅上內言憚之若芒刺  
在背後張安代光叅乘天子從容肆意甚安及光身死而宗族  
竟誅

漢書贊曰孝宣之治信賞之罰綜核名實政事大學法理之事  
咸精其能至于峻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  
吏稱其稱民安其業者也遭值匈奴爭亂推亡固存

李奇曰宣帝能朝呼

朝而固存走致走使遠 信為北狄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公光宗  
道是推亡也

祖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殷宗周宣矣

東觀漢紀曰光武下詔曰唯孝宣皇帝有功德其上帝號曰  
中宗

帝曰王世紀曰宣帝廟名樂遊

後漢班固宣帝述曰中宗明仁寅用刑名時舉傳納聽斷惟精  
柔遠能邇焯耀威靈龍荒朔漢莫不來廷不然顯烈祖尚於有  
成

孝元皇帝



漢書帝紀曰孝元皇帝

諱雍之字曰盛

宣帝太子也母曰供哀許皇后

昔徵時生民間及即位壯大和仁好儒見帝宣所用多文法吏

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寺坐刺機辭語而誅嘗從容言陛下持

刑太深宜用儒生軍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於霸王道維

理之柰何純任德教且俗儒不遠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

名實何足乃在歡曰亂我家者太子也由是疎太子而愛淮陽

王明察好法匡為吾子而王母張媿好尤幸上欲代太子然以

少依許氏故中不肯焉宣帝崩太子即位頻行幸甘泉河東效

祀太疇后土幸長楊射熊館布車騎大獵竟寧元年崩於未央

宮在位十六年時年四十三

班固漢書贊曰臣外祖兄弟為元帝侍中

應邵曰元成帝紀固父慮所作臣班虎自

說也外言自金敬也

語臣曰元帝多才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

被歌声分付節度極窮要妙少人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

以政薛貢常匡迭為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遊不斷孝宣之業

衰矣然寬弘及下出於恭儉考令温雅有古風之烈

應劭漢官儀曰孝武時天子以下未有憤元帝額上有杜髮不

欲使人見乃始進憤群寮隨焉

帝王世說曰孝元皇帝庙名長尊

孝成皇帝

漢書曰帝紀曰孝成皇帝

諱驚字太孫

元始太母曰后皇王后元帝

在天子宮生於甲觀益堂

如淳曰甲觀館名益堂

為世嫡皇孫宣帝愛

之字曰太孫帝置左右及為太子經書為人寬博謹慎初居桂

宮上嘗忽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

應劭曰馳道天子之道

西至真

城門

晉灼曰黃圖西南山豆第二門

得絕乃度上遲之以狀對上於是大悅乃

着令太子得絕馳道其後幸酒醺樂

幸酒好酒也

上下以為能而定

陶恭王有才母傳胎儀又愛上以故欲以恭王為嗣賴侍中母

護太子家輔助有功上亦以先帝尤愛故得無廢元帝崩太子

即位頻年幸甘泉汾陰效祠緩和三年崩于未央宮在位二十

六年時年四十五歲

漢書曰成帝好為微行從其門即及私奴營客多至十余人皆

帶持刀劍或乘小車御者在道上或皆騎出入市里効野遠至

旁縣衣衣曰今陛下棄万乘之富貴樂人家之賤事厭高美之

尊称好尺夫子卑字

如淳曰称張放人家是卑字

買私田於民間畜私奴車

馬北宮挺身與小是夜相隨烏集醉鮑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混

淆無別典門戶奉宿門衛之臣執干戈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

陛下積數年矣

漢書贊曰臣之始班彪後宮為媿好父子兄弟得侍惟惓數為

言成帝善脩容儀作車正立不內頽疾言親詣臨朝淵嘿享嚴

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矣博覽古今容受直亂公卿稱職遭

世承平上下和睦然耽于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為

於邑建始以來王民始執國命哀平矩遂莽遂篡位蓋其威福

之所由來者久矣

帝王世紀曰成帝廟名池陽

楊雄酒賦叙曰漢孝成皇帝好酒雄作酒賦以甄之

### 孝哀皇帝

漢書帝紀曰孝哀皇帝諱欣之字曰喜元帝庶孫定陶恭王之子也母

曰丁姬好文辭法律入朝上令誦詩通習能說能說其義帝稱其才

時王祖母傳太后私賂遺上所幸趙婕妤及帝舊王根、及昭

義見上無字亦欲預自結皆勸帝以為嗣乃立為天子成帝崩

太子即位建平二年待詔夏賀良等言赤精子之織漢運中衰

當再受命今宜改元易号乃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年

号曰陳聖刘太平皇帝滿刻以百二十為度八月詔曰夏賀

良等言皆為經背古不合時宜甲子制書非赦令也背蠲除之

良等皆伏辜元壽三年帝崩于未央宮也在位六年時年二十五

漢書孝哀皇帝性不好音及即位下詔曰孔子不云呼放鄭聲  
滄其罷樂府官郊祀樂及古之兵法武樂在經法非鄭衛之樂  
者條奏別屬他官

又曰董賢少為太子舍人羨麗自善上即位見幸出則參乘入  
特左右旬月之間賞賜巨萬貴震朝廷嘗與上晝寢藉上袖上  
欲起賢未覺上不欲動搖之乃斷袖而起人召賢女弟為昭儀  
更名其舍為椒風以備椒房武庫禁兵尚方珍寶上第及在董  
氏乘輿乃其副也賢為大馬司衛將軍二十二上置酒從容視  
賢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侍中王固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

陛下天下也統業至重天子無戲言乃默然不悅

### 孝平皇帝

漢書帝紀曰孝平皇帝

諱衍之  
字曰榮

元帝孫孝王之子也年三歲

時為五哀帝崩迎中山王即位元始五年為王莽所鴆而崩有  
司議礼臣不殤君皇帝年已十四宜礼歛如元服

漢書贊曰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襄善显功以自尊盛觀其文辭  
方外百蠻無思不服休徵嘉應頌声並作至乎變異見於上民  
人怨于下莽亦不能文也

### 少帝孺子

漢書曰孝平皇帝崩無子嗣絕宣帝曾孫有五人王莽惡其長子也兄弟不得相後乃徵宣帝玄帝廣徵侯嬰年二歲記以卜相最吉莽遂居攝如周公故事改曰居攝元年三月立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建國元年乃策命孺子以為安定公莽執子嬰手流涕曰今子迫皇天威命不得如周公哀勸良久孺子下殿北面稱臣百寮莫不感慟莽勅阿乳母不得與語常在四壁中至於長大不能名六畜後莽以女孫妻之

帝王世紀曰嬰為孺子三年而廢為定公十五年而失國始二年平陵方望等將嬰聚眾為天子數日更始乃殺之

### 王莽

漢書曰王莽字臣君孝元皇后之第子也父乃兄弟皆以元成世封侯輔政凡九侯五大司馬唯莽父曼早死不侯五侯侈靡莽獨孤貧因節為儉受禮經勤身博學事母乃寡嫂孤兄子行甚整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世父鳳疾莽侍病亂髮垢面鳳且死以託太后乃帝拜黃門郎永始中封為新都侯遊者為之談說虛譽隆洽太后沛子淳于長為莽陰求其罪因大司馬白衣長伏誅莽以獲忠直遂擢為大司馬輔政欲令譽過前人遂克已不倦歲餘成帝崩哀帝即位傳太后丁姬皆稱尊號丞相朱

博奏莽前不廣親之義請免為庶為人乃遣就國杜門自守吏  
民怨訟莽者以百數元壽元年徵莽歲餘哀崩莽為大司馬平  
帝即位太后臨朝皆委政於莽群臣奏莽定策安宗廟賜號安  
漢公莽以女配帝欲擅權帝母衛姬及舅並留中山莽子宇恐  
帝大後見怨與師吳章夜持血灑莽門吏發覓之莽執宇逆獄  
死莽因作書八篇以戒子孫宜班郡國令學官以著官比孝經  
吏人止書者八千餘人咸曰伊尹為阿衡周公太宰帝採伊周  
稱號加公為宰衡又加九賜鳶輅龍旅莽又增法五十條犯者  
徙之西徙者以十萬數民始怨矣平帝疾莽作策請問願以

身代歲策金滕平帝崩莽惡立長乃選子嬰年三歲託以卜  
相最吉是時前輝光謝囂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下有丹  
書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符命之興自此始矣羣臣奏安漢  
公居攝踐祚朕天子敝冕南面朝群臣車服出之入如天子效祀  
天地贊者曰假皇帝民臣謂之攝皇帝自稱曰予改元曰攝二  
年東郡太守翟義立嚴鄉信為天子移檄郡衆十萬餘莽惶惧  
抱孺子告禱郊廟放大誥作策班於天下莽既翟義自謂威  
德已盛遂謀即真之事矣莽母功显居死意不在哀令太后下  
詔議其服莽奏太后下詔議其服莽母太后稱刘京上書言臨

淄縣昌興長亭辛嘗夢曰吾天公使戒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為  
真即不信此亭中當有新井且起視誠有新井入地且百尺梓  
潼人哀章即作銅匱為兩檢其上書言莽為真天子昏時衣黃  
衣持匱至高廟付僕射以聞莽至高廟拜受金匱還坐未央前  
殿下書即真天子位號曰新以十二月癸酉為建國元年莽按符  
命求得王盛從布衣登用百官並改名又改長安為常安立祖  
廟五親廟四又更作小錢與前大錢為二品百姓不便農商夫  
業人民至泣於市道遣五威將王奇班符命四十二篇五威符  
乘軋文車駕坤六馬背負鷲鳥之毛服飾甚偉長安狂女子

碧乎道中曰高皇帝大怒趨歸我國不者九月必殺汝莽捕殺  
之更名匈奴為降奴是時有用方枝待詔黃門者或莽形兒待  
詔曰莽所謂鳩目虎吻豺狼之聲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問曰  
告之莽誅待詔後帝醫云毋屏風非親近莫見也更名高句驪  
為下句驪五年夾母皇太后崩立廟長安新室世敗世獻祭光  
帝配食坐於床下又名六苑之令犯禁者至死臨淮瓜田儀姓  
名田儀為盜賊琅耶女子呂母亦起莽之南郊鑄作威斗卷北斗  
欵以厭勝衆兵莽見盜起乃令大史推三萬六千歲紀六年一  
改元布天下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名曰猪突豨勇

以為銳卒莽見盜賊多欲規為自安遂營長安城南隄封百頃  
親舉築三千即言符命黃帝以百二十女致仙乃遣分行天下  
博採淑女莽夢見長營銅人起立惡之使尚鑄滅銅人膺文又  
令虎賁武士入高廟扶劍四面提繫桃陽楮鞭灑屋壁又言  
皇帝建華蓋以登仙乃造尺百官竊言此似轎車非仙物也莽  
知西方潰叛乃遣分行天下井田衆制會世祖與凡齊武王等  
功拔棘陽六刘聖公為天子莽愈恐欲外視自安乃染其髮鬢  
進所徵天下淑女立杜陵史氏女為皇后媾黃金三萬斤遣王  
邑王尋等兵百萬號曰虎才五威兵定山東圍昆陽世祖來救

昆陽邑等大敗聞中闈之震恐命張邯稱邯稱符命使因日易  
言伏戎子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與莽皇帝名升謂刘伯升高陵  
謂翟義封也猶殄滅不與後莽兵敗莽憂備不能食但飲酒啗  
鯁魚讚軍書倦因憑窾不復就床也但為厭勝遣環渭陵延陵  
門果思曰無使民復思漢也崔發言周礼祖傳國有大灾則哭  
以厭之奔乃至南郊陳符命仰天曰皇天即受臣莽何不殄滅  
衆賊因博之大哭氣尽伏而叩諸生小民甚哀及能誦策文者  
除為郎拜將軍九人為九虎將漢丞相司直李松與鄧舉攻京  
師以王曼為校尉昭地長門宮而茂陵董喜等並假以號稱漢



將長安傍兵四會城下爭欲先入城貪立本大功莽分赦城內  
獄囚皆授兵殺徭飲其血誓曰大功莽方不為新室者魏社記  
之衆兵發掘莽妻子父祖家燒其棺及九廟明堂火照城中少  
年宋弟張魚等燒作室門砍敬法圍呼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  
火及掖庭莽避火宣室火輒隨之宮人婦女啼呼曰當奈何莽  
緝祠服帶皇鼓持靈帝七首天文郎案視于前日時加謀莽  
旋席隨斗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郎臣伏掖莽自  
前殿南下椒除西出白虎就車之漸臺欲阻地水獨把持符命  
威斗公卿大夫從官尚千餘人王邑晝夜戰罷極入見其子侍

中睦解衣冠欲逃邑叱之令還父子共守莽軍人入殿中呼曰  
反虜王莽安在有美人出房曰漸臺衆兵追之圍數百重臺上  
亦與戰莽安在有美人出房曰入室下脯時衆兵上臺上商人  
杜吳殺莽取其綬校尉公賓就見吳問綬主所在曰室中西北  
隙就識斬莽首軍人爭分裂莽身支節飢皮齒分爭相殺者數  
千人傳莽首詣更始懸於宛市中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  
應邵漢官儀曰憤本無中如今半憤而已王莽無髮因為施市  
故里語曰王莽頭秃施憤屋

漢書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拊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

歸仁及其居位攝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還  
其竊位南面處非所據顛覆之勢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黃  
虞復之迺始恣睢奮其威詐滔天雪民窮凶極惡生每沅諸夏  
亂延蠻貊猶未足達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嚮然喪其樂生之  
心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札分裂遂今天下城邑為  
墟坎壟發塢害徧生民辜及朽骨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  
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甚者也音秦幡詩書以立私議莽誦  
六經以文姦言同歸殊途俱稱滅亡此皆亢龍絕氣非命之  
運紫色龜音培事余分閨位聖王之驅除云尔非命非天  
也命秦閻

也蠱邪音歲月之余分為閨言皆非正也

太平御覽卷之四

太平御覽卷第八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九十

皇王部十五

光武皇帝

更始

後漢世祖光武皇帝

東觀漢記曰光武皇帝漢高帝九世孫也出長沙定王發之後

袁宏漢記曰孝景帝生長沙帝王發、中子買為舂陵節侯買

生鬱林太守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生光武皇

帝諱秀字文叔

東觀漢記曰皇考初為齊陽有武帝行過宮帝封閉上將生  
皇考以舍下濕開宮後殿居之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上  
生時有赤光屋中大明皇考異之使卜者王長曰此善事不可  
言是歲嘉禾生一莖九穗長大於凡禾縣界豐熟因名上曰秀  
是歲鳳來集濟陽故宮皆鳳皇聖瑞萌兆始形於此上為人  
降準日角大口美髮眉丈七尺三寸仁智明遠多權略若使人  
受之在家重慎畏事歎稼於穡况伯升好俠非笑上事但作此  
之高祖兄白升年九歲而頃南軍卒隨其父在蕭入小季後之  
長安受尚書聞之具為司舍解說南陽大人往來長安為之鵠

閣稽疑議嘗訟逋租於大馬司嚴光見而奇之宛大姓李伯  
玉從弟軼數遣客求上上欲避之光是時伯玉同母兄公孫臣  
為醫伯升請呼難伯升殺之上恐其怨故避知使來者言李氏  
欲相見款誠無他意上乃見之懷刀自備入見因始侯兄弟為  
上言天下擾亂飢餓下江兵盛南陽豪右雲擾因其言識文事  
上殊不意獨內念李氏富厚父為公卿師語言誦詭殊非次第  
嘗疾毒諸家子數犯令李氏家富厚何為如是不然諾其言諸  
李遂與南陽府掾史張順等連謀上深念食久天變已成遂市  
兵弩絳衣赤幘時伯升在春陵亦已聚會客矣上歸舊廬望見

廬南若火光以為人時火呼之光遂盛赫然屬天有頃不見  
異之遂郭歸宅乃與伯伯升相見初伯伯升之起也諸家子弟皆  
遂逃自匿日伯伯殺我及聞上至絳衣大冠將軍服乃驚曰以  
為獨伯伯如也中謹如之皆合會共勞饗新市平林卜平  
王鳳王匡等因率春陵子弟隨之兵合七八千人上騎牛與其  
殺進新野尉後乃得馬進馬園宛城王莽遣大司徒王尋大臣  
司空王邑將兵來征更始立以上為大常偏將軍時無印得定  
武侯家丞印佩之二公兵道潁川嚴尤陳茂與合尤問陳中出  
者言不敢取財物但合會諸兵為之許毋尤笑言曰是美眉目

者耶欲可為乃如此初莽遣二公欲盛威武以振東山至驅豹  
犀象奇偉猛獸以長人巨無霸為壘尉自秦漢以來師出未嘗  
有也上邀之於陽關二公兵盛漢兵反走上馳入昆陽諸將惶  
恐各欲散歸與諸將軍議臣中兵穀少宛城未拔力不能相  
救今昆陽即破百之問諸將亦滅不同力救之反欲歸守其妻  
子財物耶諸將怒曰劉將軍何以敢如此上乃笑且去唯王常  
是上計會侯騎還言大兵已來長數百里望不見其後尾前已  
至城壯矣諸將遽請上到為陳相救之勢諸將素輕上及迫  
急上為益成敗皆從所言二公兵已五六萬到遂還昆陽城營

困之數重雲車十餘丈敢臨城中旗幟蔽野塵燄連雲金鼓之  
事數十里或為地突或為衝車撞城積弩射城中矢下如雨城  
中負尸而汲二公自以為公成滿刻有流星墜營中平盃有雲  
氣如壞山直營而實不及地仄而散吏士皆壓伏時漢兵在定  
陵郾者二公兵盛皆怖上歷說其陳大命請為前行諸部堅陳  
上將步騎千餘前去大將軍四五里二公遣步騎數千乘合戰  
上奔之斬首數級諸部將許月劉將軍平日見小敵怯今見大  
敵勇甚竒怯也上復恠怪進二公兵却諸部乘之斬首數百千  
級連勝遂令輕足將書與城中諸將言宛下兵復到布陽

墜其書二公得書讀之恐上遂選精兵三千人從城西水上奔  
陣二公兵於大奔北殺司徒王尋而昆陽城中兵亦出中外並  
擊會天大雷風暴雨下如注水潦城川渰水盛溢二公大眾遂  
貴亂奔赴水溺死者以數萬渰水為不流平邑嚴元陳茂輕騎  
乘死人渡渰水逃去漢軍不獲其珍寶輜重車甲連月不盡五  
月齊武公拔宛城六月上破二公於昆陽破宛後數月收伯升  
部將劉縯而伯升強爭之更始遂用讚愬復收伯升即日皆物  
故上在父城徵詣宛拜上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更始欲北  
之雒陽以上為司隸校尉先到雒陽整頓官府吏東迎雒陽者

見更始諸將過者已數十輩皆冠憤衣婦人衣諸于繡擁裾諸

大非衣也如婦人之旌衣裙音屈楊雄万善也襜前其矩者自閔日西謂之裙之裙據此是諸于上加繡裙如今半臂也

大為長安所知者或畏其衣奔亡入邊郡見司隸官屬皆相

指視之極望老吏或垂涕曰復見漢官儀休賢者蟻階更始以

上為大馬司遣之河北十月上特節度孟津鎮撫河北安集百

姓趙王庶无胡子立邯鄲卜者王即為太子移檄購求公士万

戶世祖引兵攻邯鄲連戰即兵挫折即遣諫議大夫杜長威見

公據地曰實成帝遺太子與也公曰正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復

得也死况詐子與子長威請降得萬戶侯公曰一戶不可得長

威曰邯鄲雖鄙君臣并立城守尚可支一歲終不君臣相率而

降但得全身也辭去而即少專李立及即開城門漢兵破邯鄲

誅即入王宮收文書得吏民謗之初耕作者少名飢饉黃金一

斤易粟一石至二年秋天下野穀旅生麻菽尤盛或生瓜菜菓

實野蚕成爾被山民受其絮採獲穀粟以為蓄積至是歲野穀

生者稀少而南畝亦益闕矣六月二月吳漢下朐城天下悉定

唯獨公孫述隗囂未平上曰取此兩子置度外乃休諸將置酒

賞之每幸郡國下與見吏輒問以數十百歲能吏次第下掾吏

簡練臣下之幸下無所隱其情道數十歲事若案文書吏民驚

惶不知所以人自以見識家自以蒙恩達臣受顏色之惠坐席  
之間以要其死力當此之時賊檄日以百數憂不可勝上猶以  
餘以問講經藝發圖識制告公孫述署曰公皇帝囂雖遣子入侍尚  
持兩心置故吏馬拔謂囂日到朝廷凡數十見自事主未嘗見明  
主如此也材直驚人其勇非人之敵開心見誠與人語好醜無  
可隱諱圖講天下事極天下思兵事方略量敵校勝閑達多大  
節與高帝等經季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如卿言勝高  
帝耶曰不如也高帝大度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不  
飲酒囂大笑曰如卿言反復勝也七年正月詔群臣奏事無得

言聖人又舊制上書以青布囊素裸封書不中式不得上既上  
詣北軍將執前後相塵連歲月乃次上躬親萬機急於下情乃  
令上書啟封則用不得亂重書取具文字而已奏詣闕平日上其  
有當見及寃結者常以日日出時驕騎馳出召入其餘以牒中  
使者出報即罷毀公言可繫者數十張會諸侯符燒之曰令側  
者自安也更始遣使者即立公為蕭王諸將議上尊號上不許  
上發薊至中山諸將復請上尊號初王莽時上與伯升及姊壻  
鄧晨穰人蔡少公燕語少公道識言刘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  
師刘子駿也上戲言也曰何如非僕耶坐者皆大笑時傳聞不



見赤符伏文軍中所上未信到部上所與在長安同舍諸生  
疆華自長安奉赤符伏詣部與上會群臣復固請乃命有司設  
壇宇于鄗南秋千亭六月己未即皇帝位改元為建武十月帝  
入雒陽幸南宮二年正月益吳漢鄧禹等封自漢草創德運正  
月朔服色未有所定高祖因秦以十月為正以水德立北疇而  
祠黑帝至孝文賈誼公孫弘以為秦水德漢當為土德至孝武  
倪寬司馬遷猶從土德自位即位案圖讖推五運漢為火德  
周蒼漢赤水生火赤代蒼故上都雒陽制郊祀於城南行夏之  
時犧牲尚黑明火德之運徽熾尚赤四時隨色郊祀帝堯以配

天宗高祖以配上帝上遣遊擊將軍鄧與幽州收朱浮繫彭寵  
降軍潞浮軍雍奴相玄百餘里遣吏上奏言寵破在旦暮上讀  
檄未竟怒曰兵必敗比汝歸可知吏還未至降軍果為寵軍掩  
繫破浮軍遠至不能救以兵走幽州咸上神三年十月上幸春  
陵祠園廟大置酒與春陵父老故人為樂四月上幸靈奴為征  
彭寵故也自上莽未天下早霜連年百穀不成元年前常運  
白皇太子嘗承間言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之道今天  
下大安少有思慮養精而上蒼曰我自樂以三十年有司奏  
封禪詔曰夾異連仍日月薄食百姓怨歎而欲有事於太山汙

七十二代編錄以羊皮雜貂裘何強顏耶三十二年群臣復奏  
宜封禪遂登太山勒石紀號改元中平二月年二月戊戌帝崩  
于南宮前殿在位三十三年時年六十二遺詔曰朕無益百姓  
如孝文皇帝舊制葬務從約省刺史二千石長皆無城雉郭無  
遣吏及因郵奏太子龔尊號為皇帝郡臣奏議曰光武皇帝廟  
曰世祖三月葬原陵

東觀漢記曰上破王郎還過鄧禹營禹進食炙魚上大飡啗時  
百姓以上新破大敵欣然聚觀見上食勞勉吏上威嚴甚厲於  
是皆竊言曰劉公真天人也

東觀漢紀曰隗囂遣馬援奏詣京都上出在宣德殿南廡下引  
援入與相見上曰卿邀二帝間見卿使人慙援曰因天下反復  
而盜賊自名姓者也不可勝數也陛下寥廓大度同符高祖乃  
知帝王自有其也

又曰帝既有仁聖之明氣勢形體天然之容因非人之敵翕然  
龍舉雲與三兩而濟天下蕩人無能名焉公遂述故哀帝時  
即以數郡備天子用述破益州乃傳送賢師交廟樂保車乘輿  
物是俊移乃稍備具焉述伏誅之後而事少門官曹大書咸舊  
過半下縣吏無百里之繇民無出門之役十九年上幸南陽汝

南至南頌上令舍大置酒賜吏民復南頓田植一歲吏民叩頭  
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每未輒加厚恩但復一歲少  
簿願復十歲上曰天下重宝大器常恐不任日慎一日安敢自  
遠期十歲復增一歲二年六月上風响黃瘴病發甚以尉閭内  
陰侯興為時中興受詔雲臺廣室二十六年正月詔曰前以用  
度不足足吏祿簿少乃自益其俸自三分下至佐使各有差四  
月始營陵地於臨平亭詔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造  
興之後亦無立壘使合古法今日月已逝當豫自作臣子奉承  
有德不得有加乃令陶人作瓦器

又曰臨平望平陰河水洋洋二舟舳泛泛美矣夫同公孔子猶不  
得存安得松喬典之而共遊乎文帝曉始終之義景帝所謂  
孝子也故遭反覆霸陵獨完非成法耶止常自細書一札十行  
報郡縣旦聽朝至日晏夜講經听誦坐則功臣特追在測論時  
政畢道古行事次說在家所識鄉里能吏次第比類又道忠臣  
孝子義夫節士坐者莫不激揚愴悽欣然和悅群臣爭論上去  
如神遠近不偏幽隱上達民莫敢不用情追念前世園陵至盛  
王侯冢戚葬埋借侈吏民相効浸以無限詔有誥天下令薄葬  
八歲年閔月車駕西征河西大將軍竇熯與五部太守步騎二

萬迎上隗囂士衆震壞皆降囂走人入賊吳漢岑彭追守入之  
九年正月隗囂餓出城食糧糗脯腹脹死十二年吳漢引兵擊  
公孫述入犍為界小縣多城守末下詔書曰告漢直擁兵到城  
都據其心復後城營自解漢意唯前独言朝廷以為我縛賊手  
足矣遣輕騎至城都燒市橋武陽以東小城營皆奔走降竟  
如萬書漢兵乘勝追奔述距守詔書又戒漢曰成都十萬人且  
堅據廣都城去之五十里待其即營攻城罷倦引去乃前尾擊  
之勿與爭絳述兵不敢來轉宮即之移徙輒自堅十一月衆軍  
至城門述自將閉城而戰吳漢鼓之述軍大破刺傷述扶輿入

壁其夜死夷還妻子傳首於洛陽縱兵大剽舉火燒燔上聞之  
下詔讓吳漢副將劉禹曰城降嬰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  
縱大問之可為酸鼻禹宗室子孫故嘗更職何忍行此仰視天  
俯視地觀於放麇斃羹之義二者敦仁矣失斬將吊民之義又  
議漢殺之述親屬太多是時名都王國有軼名馬宝劍直百金  
馬以駕鼓車鈿以賜騎士死固池藥音御之官廢戈獵之事不御  
雅性不喜聰音樂手不持珠玉衣服大絹而不重絲征伐嘗乘  
革輿羸帝王世紀曰玄宴先生曰有左氏春秋新夏少康之  
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若漢之再命世祖不階成旅之資平暴

方正遂建中央與夏康同美矣

袁山松後漢書曰前漢書自成哀以下而天地縱橫巨猾竊命  
列氏舊澤雖在而瞻鳥之望殆絕世祖以眇眇之胤起於白水  
之濱身屈無望之力位與群賢並列于時懷皇者十餘建旗者  
數百高才者居之南面疾足者為之王公茫九州瓜分鬻切泯  
、蒼生塵消鼎、沸我扇之以仁風馭之以火威霜雪被而洪  
棘枯網維掖而逆鱗掃郡才畢瘞人思與能數年之間廓清四  
海雖曰中央與夫始創業者庸有異乎誠馬生之言固以寥廓  
大度同符高祖又資太宗之仁兼孝宣之明一人之休其殆乎

同故能享有神器據乎萬物之上矣會稽典祿曰上在長安中  
為餘姚嚴遵俱共受學結好建元、年徵遵拜為諫議大夫共  
上宿尊以足加帝上其夜客星帝、座太史以間上曰非與嚴  
子陵臥也

續書書曰昔羿浞篡夏數十年少康生為仍牧正能脩德復夏  
厥勳大矣然尚有雷心思及靡有甬內外之助至於光武承王  
莽起自尺庶一民尺土靡有憑言發迹於昆陽以數千屠百萬  
非瞻智之主孰能堪之討賊平亂克復炎漢號稱中央者無  
以加之矣小中國既定柔遠以德愛慎人命下及徭賦武功既

備抗文德脩經術勲績弘矣

薛瑩漢紀曰王莽之際天下雲亂莽推並發其跨州據郡僭制者多矣人皆莫於非望然考其聰明仁勇自無光武傳也弘寬博納計慮如神是以仁光實融望風景附馬援一見覩顏識竒故能以十數年間掃除群凶清復海內豈非天之所輔贊哉古者師不內御而光武命將皆授以方畧使奉圖而進其違矣無不折傷意其文使之過乎不然雖聖人其猶人病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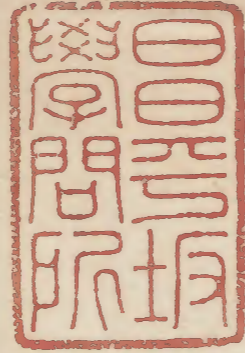
更始

東觀漢紀曰刘玄字聖公光武侯兄也弟為人所殺聖公結客

欲報之客犯法聖公避吏於平林吏繫聖公文子張聖公詐死使人持喪歸春陽吏乃出子張聖公因自逃匿王莽南方飢饉人庶群入野澤掘鳧苽而食更相侵奪新市人王臣王鳳為平理爭訟遂推為渠師衆數百人詣亡命從人數月間至七八千號新市兵平林人陳牧廖湛復聚衆千余人號平林兵聖公入平林中與伯升會遂共圍宛聖公號受始將軍自破甄阜等衆庶來降十餘萬諸將立刘氏南陽英雄皆歸望於伯升然漢兵以新市平林為本其將帥素習聖公因欲立之有宋鮪立壇城南洧音水上諸伯升呂植通礼經為謁者將立聖公為天

子儀以示諸將焉武王臣為王莽未滅不如且稱王張卬拔劍  
繫地曰稱天公稱可天子何為不可於是諸將軍起與聖公至  
於壇所奉通天牲進聖公於是聖公乃拜冠南面而立改元為  
更始元年為太常偏將軍上破二公於昆陽城而更始收劉稷  
伯升即日皆物故上馳詣宛謝罪更始大慙長安中兵攻王莽  
斬首收璽綬詣更始入便生黃堂上視之曰莽不如以當與霍  
光等更始韓夫人曰莽不如以帝躬為得之更始壯都洛陽李  
松寺自傳長安傳與服御物及中黃門從官至洛陽關中咸相  
望天子更始遂西居東宮鍾鼓帷帳宮中數千官數里安堵如

舊更始上前殿即吏惟之更始委政於趙萌曰在後廷以婦人  
軀飲詣將軍言事更始醉不能見韓夫人尤嗜酒每待飲見常  
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待事來手起音捧書案破之所置  
收守交錯州郡不知所從趙萌以私事音才侍中曰陛下救  
我更始言大司馬從之萌曰臣不受詔遂斬之又所入署官爵  
皆郡小被服不似或繡面衣錦袴諸服襜褕為百姓之所賤長  
安中為之歌曰雷下養中卿將爛羊頭關內侯甚侯冬赤眉十  
餘萬人入關引兵入上林更始騎出討城門諸婦女皆從後車  
呼更始當下拜城更始下馬拜謝城乃去至高陵上聞更始



失城乃下詔封更始為淮陽王而赤眉劉盆子亦下詔以聖公  
為長沙王更始乃許赤眉求降上璽綬乃封為潁亦眉祿曰三  
輔兵多欲得更始一旦失之之詔鄧禹收葬於霸陵

帝王世記曰更始名玄字聖公即位凡三年

太平御覽卷第九十



